

# 楚寶

# 楚寶出世間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西岑仁龕黃裳吉參訂

## 名釋

### 道安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形雖不逮、而聰儁罕儔、年至十三出家、日誦萬言不差一、宗師敬異之、爲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乃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

異與語終日因事澄為師澄講安覆疑難鋒起安推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安後避地南投襄陽與弟子釋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江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入一家見門內有二馬枥中間懸一馬篼可容一斛安呼林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奉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篼容百升也既至襄陽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弟子鑪冶其髻既而光焰煥

彌縫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既靈異不煩復治乃止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遂夢見胡道人白頭長眉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上所夢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

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窗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爲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須更浴因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覩兜率妙勝之報爾夕大眾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

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塟城內五級寺中年七十二安未終之前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安既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將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寶印手菩薩

續高僧傳曰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寧康中釋道安所造也及成就已乃行至萬山明迎返寺其夕又出至寺門初在萬山蹋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

鎮副長孫哲志性兇麤先欲除毀令百人以索繫
頸挽之不動哲大怒乃至加五百人方倒震地哲
喜落馬尋卒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
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
丈八金像此像更三周甲子百八十年當滅計勘
年月興廢悉符合焉
聖楷按遠法師鴈門樓煩人年十二遊學許洛年
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
以爲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

之賢誦璧滄遠高悟冥賾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廬山年八十三而終王弇州題蓮社圖云按中土釋教自永平而後雖日以滋盛而識限因果妙闕性心圖澄神異志存弘護道林卓犖乃闡老莊遠公獨能思紹先緒取證羅什刪繁紬邪以淨信念佛爲宗誠開士之要軌也第劉遺民雷仲倫宗少文張萊民張秀碩周道祖諸公雖復神情朗潔而塵跡猶存發願之後往來室家恐亦未穩至乃沐霧迎梲靖節固

微裁鑒之精嚴弟必詮詁洒以待微君似亦小為名使非如來本戒又西來本土以法性言之尚不為寶而況雁門乃寄生之鄉何足多戀至願諸弟子別剃西林以倣新豐毋乃贅乎

## 僧稱釋考

按高僧傳曰出家從師命氏晉道安受業佛圖澄澄姓帛氏安以師莫過佛遂以釋為姓僧之稱釋自道安始也聖楷又按法苑珠林云舊日僧悉稱俗姓秦代沙門釋道安獨拔當時居然超悟乃云

既存剃染紹繼釋迦予雖異父而姓無殊今者出家室悉稱釋及翻四含果云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衆咸歎服四姓者一刹帝利此是王種二婆羅門是高行入三名毗舍如此土民四名首陀最爲卑下如此土皂隸

法遇

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墳典事道安為師解悟非常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有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但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荊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椎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令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

因之學徒勵業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衆和尚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

聖楷曰安師首刱僧尼軌範故立法不得不嚴遐捧荊杖漸淚受責亦賢矣哉其後百丈再立淸規而風末衰夷奉行無幾遐想古德爲法爲人一片苦心何止浩歎

## 慧安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年十八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
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爲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
挑空瓶從上至下水嘗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
稍顯靈迹嘗月聯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
開安乃縮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
敢發言後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
君别項之便見天人妓樂香華布滿空中濟惟驚懼
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愼勿妄說說必有

答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爲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罷木氣絕之後即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臥岸側夜見火燄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奕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屺寺謁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遶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

## 南嶽慧思

南嶽慧思大師武津人姓李氏頂有肉髻牛行象視少以慈恕聞於閭里嘗夢梵僧勸出俗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嘗習坐日唯一食誦法華等經滿千遍又閱妙勝定經歎禪那功德往受法於慧文禪師晝夜攝心坐夏經七日獲宿智通倍加勇猛尋病四肢緩弱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夏滿無所得深懷慚愧放身倚壁未至間豁爾悟法華

三昧最上乘門由此名行遠開學侶日至乃以大小
乘定慧等法隨根引喻俾習慈忍行奉菩薩三聚戒
衣服率用布寀則加之以艾北齊天保中領徒南邁
值梁孝元之亂權止大蘇山陳光大元年六月自大
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嶽至一處林泉勝異曰此
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巖下曰吾
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一聚乃建塔今號三生
塔師又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示衆
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

得得亦不眞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眞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師住衡山絕頂化道彌盛陳王屢致慰勞供養目爲思大禪師誌公嘗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

何○處○更○有○衆○生○可○化○時有慧集禪師、開法悟解、妄謂入、我、思、大、師、彌、勒、應、身、耳○師○恐○惑○衆○輒○阿○之○將欲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於、見、證、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即、遠、去、矣○時衆以苦行事難、無有答者、師乃屏衆、泯然而逝、有小師雲、辯、號叫、師、開、目、曰、吾、將、行、矣、何、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言訖長往、異、香、滿、室、顏、色、如、常、即陳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壽六十有四、師凡著述文字、皆口授、無所刪改、撰四十

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

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黃山谷禮思大禪師題名曰修水黃庭堅第仲堪

子枌梓椿相棁成都范溫道人文潁同來禮思大

師閱三生藏閱貝多梵字經二錫杖象刻佛供僧

俗書經夾有纖靡如蟻映光不可讀者及佛牙舍

利蚌中觀音相寶玩溢目爲書觀寶軒三大字坐

獨松軒觀老松突兀於衆杉間本無超羣之意崇

寧三年正月甲辰　按山谷南行錄福嚴在南嶽

依巖架宇爲之蓋思公道場有三生塔
聖楷按思大師初在大蘇以法付智顗後嘗代講
般若至一心具萬行忽有所疑師曰如汝之疑乃
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
一念頓證諸法現前吾既身證不必有疑顗問師
所證是十地耶曰否吾一生望入銅輪以領徒太蚤
損己益他但居鐵輪耳師所居處靈瑞重沓不可
勝紀又如岳神石鼓九仙觀道士鐵券事此俱不
錄

## 天台智顗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顗、字德安、荊州華容陳氏子、眼有重瞳、俊朗通悟、初謁思大師於大蘇山、思一見乃謂曰、昔靈鷲同聽法華經、今復來矣、即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師入觀、從所悟處、定慧圓融、宿通潛發、唯自明了、舉以問思、思曰、非汝弗證、非予莫識、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萬不能窮汝之辯、汝可傳燈、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師既承印可、隨侍南嶽二載、陳大建元年、

始禮辭往金陵瓦官寺創弘禪法時禹穴慧榮住莊嚴寺道奔吳會世稱義虎辨號懸流聞師講法特來設問輕誕自矜揚眉舞扇扇忽墮地師應對事理溶然清顯乃譏榮曰禪定之力不可難也沙門法歲因拊榮背曰從來義虎今成伏鹿扇既墮地何以遮羞師由此爲羣賢所宗尋感異夢住天台佛隴峯號天台智者師說法三十餘年嘗披一壞衲初居臨海民以滬魚爲業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餘所卽以福緣所得金帛買斯海曲爲放生之池又表

開陳宣勅禁採捕時還佛隴如嘗習定忽有黃雀滿空翔翔相慶鳴呼山寺三日乃散師曰此乃應來報吾恩也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語衆曰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春秋六十有七

聖楷按天台智大師撰法華玄義止觀等部凡百餘卷門人灌頂日記萬言而編結之總目爲天台教別其教大畧卽身心而指定慧卽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相之宗趣無證眞得之妙自發心至于成道行位照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獎經而會

同之煥然氷釋示佛知見較之空有諸宗可坐而
行也故昔人以爲救世明道之書
又按師在南嶽既解法華六根清淨義沉吟久之
有西域僧謂曰唯首楞嚴經著明六根功德足與
相證師於是渴慕每斯夕望西遙拜如是者積十
六歲南嶽天台寺左畔有拜經臺遺址云師入滅
後楞嚴始至東土猶然師所感也

法聰

釋法聰。南陽新野人。卓然神正。性潔如玉。因至襄陽。繖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棲心之宅。梁晉安王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無故却退。王懟而返。後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佇望。忽變為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虎

災、請聽救援聽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
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頸、
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
便、與、飲、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
白、黿、就、聽、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霧泉、有、
五、色、鯉、魚、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龍、王與羣吏嗟賞其
事、大施而旋、聽任山、慈。救。爲。先。見屠者驅豬百餘頭、
三、告、曰、解、脫、首、楔、放。豬、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
加手、並、佇、然、不、動。乃、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

漁人牽網如前三告引網不得。亦復歸心。後卒於江陵天宮寺即梁太一年也其寺現有碑記

聖楷按襄陽織蓋山今名白馬山在襄陽縣東南十里上有白馬泉南雍州記每年刺史三月三日禊飲於此

又按中峯謂西天外道皆具有作思惟變化神力。佛燈初傳將熠明世間非具神通者。不能攝彼外道故多化佛化菩薩應身爲祖。以傳命燈。如中土間亦有之皆是聖賢偶出。助揚宗教。以警動愚頑。

不可執爲奇特自失正因也

## 淨業

釋淨業漢東隋入也精研律部博綜異聞隋仁壽二年被舉送舍利於安州之景藏寺初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寺忽感異香滿院衆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炤於人物寺重閣上開衆人行聲及往掩捕扃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爲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羣魚游躍首皆南向似受戒相範即乘船入水爲魚授戒魚皆廻頭遶船如有聽受都訖有懼業慶其遇乃以舍利置於佛堂先

有素菩薩一軀，不可移動。至明乃見，廻首面向舍利。
狀類天然，一無損處。嵩以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
卒於本寺。
聖楷曰，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濫凡夫死
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佛舍利有三種：一是骨舍
利，其色白；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三是肉舍利，其色
赤。菩薩羅漢等，亦有三種。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
若弟子舍利，椎擊便破矣。其諸靈異，備載菩薩處
胎經、阿育王經。流傳東土，則自漢明帝始。至隋文

帝而盛按王劭舍利感應記曰皇帝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殿親以七寶箱捧舍利三十自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瑠璃瓶各三十以瑠璃瓶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熏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送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各感霧瑞備載記中今姑述其在楚者衡州衡嶽寺立塔四迴逆風四乞順永峯上白雲濶二丈直至基所三

帀、而、去、襄州大興國寺立塔、初天陰、將下日、期、入函雲、合、隨州智門寺立塔、掘基、得神、龜、甘、露、降、黑、蜂、遶、龜、有、符、文、又隨州官人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菩、心、共、發、放之爲期、其四被、放、千、里、一、期、無、一、逃、者、隨、州、人、於濵水、作、魚、獄、三百、古來傳、業、既見舍利、悉、決、放、之、永、斷、玆、惡、餘州亦効矣、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三、州、建立靈塔、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以、上。廢、營、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錢。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

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應有四十州潭州舍利至江神舁千迎荊州雲蓋塔上雨花不下安州感香一夕放光雲蓋乘集此中土建舍利塔之始感。也

寶掌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於世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閒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嘗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徙居祝融之峯巖黃梅之雙峯廬山之東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庭未幾如吳有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

畫佳山水後居浦江之賈巖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爲使令師所經處皆成寶坊唐順慶二年示寂塔已一千七十二年留偈曰水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後來此

聖楷曰黃梅縣五祖山有老寺即寶掌所住之蹤筆也予嘗有詩云寶掌捫兹山山亦如其掌入來指縫間安作蓮花想不知此山阿已是百筆長下有萬仞流一泓從此往失足隋層雲始驚飛瀑響

懶瓚

南嶽懶瓚和尚一名懶殘唐至德間隱居衡山石窟中踪迹語言人多不測嘗作歌曰直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功夫總是癡頑漢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著娘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誤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真佛真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薰鍊心是無事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

字削除人我本寔合箇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
睡將功用功展轉寔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
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
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
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爲
鉤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
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嘗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
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李泌隱衡山時見師驚
曰非凡人也聽其終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

辨休戚謂師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師命坐發火出芋以啗之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

甘澤謠曰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一日刺史將祭嶽祠方修磴道中夜風雷一峯隤下巨石當磴橫臥修磴者以十牛力挽又以數百人助推之石屹不動師見笑曰無煩多力遂自履

石石盤旋而動聲若震雷疾下路輒開入始奇之寺門外虎豹忽成羣師謂衆僧曰授我筵爲爾等盡驅之衆競以筵授師纔出寺門一虎遞啣師去虎豹自此亦絕蹤跡蓋師欲去故示此異

林間錄曰唐高僧號懶瓚隱居衡山之頂石窟中嘗作歌其畧曰世事悠悠不如山丘臥藤蘿下塊石枕頭其言宏妙皆發佛祖之奧德宗聞其名遣使馳詔召之使者即其窟宣言天子有詔尊者幸起謝恩瓚方撥牛糞火尋煨芋食之寒涕垂膺未

嘗答使者笑之且勸瓚拭渧瓚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渧耶竟不能致而去德宗欽歎之予嘗見其像垂頤瞑目氣韻超然若不可犯干者爲題其上曰糞火但知黃獨美銀鉤那識紫泥新尚無心緒收寒渧豈有功夫問俗人

彌陀承遠

南嶽彌陀寺承遠大師漢州綿竹謝氏子初事蜀覩唐公學於資州詵公詵公得法于東山忍公師乃委質僮役服勤星歲開元二十三年至荊州玉泉寺依蘭若眞公盡領玄旨眞公始南指衡山俾分法派師既抵衡息於天柱之陽聞京師有慈敏三藏出在廣州乃往謁之敏公曰如來付受吾徒用弘拯救超然獨善豈曰能仁俾依無量受經而修念佛三昧樹功德刧以濟羣生由是頓息諸緣學隨一念天實初還

于舊山山之西南別立精舍號彌陀臺雜草編茅僅蔽經像居無童侍室無斗儲一食不遇則茹草而過敝衲莫完而歲寒自若奉持贊歎苦劇精至永泰中有高僧法照居廬山結西方道場入觀積旬見彌陀座下有老比丘焉啟問何人答曰南嶽承遠顧生吾土勝緣既結真影來現照公退而驚歎竟陟衡峯禮師究如定中所見悲喜流涕遂執侍左右大曆末照公辭謁五臺承詔入覲既為國師領袖京邑乃奏陳師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名其居曰般

舟道場。以寵異之。洎于貞元。申詔褒立。始建彌陀寺額。度生二七。會供千人。中貴趍香。守臣視饌。瑤圖花捧。寶字煙開。寵降九天。暉映三界。法門之榮。觀備極于一時矣。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顧命弟子。申明教戒。掃室趺坐。恬然化滅。報齡九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五。塔于寺之南岡。呂溫柳宗元各撰碑記。時稱蓮社三祖云。

洪覺範南嶽彌陀和尚贊曰。與之食則食。與之衣則衣。無衣衣木葉。無食食土泥。爲入汲樵牧傭存

骨與皮。其道不可致天子南向。師出家有如予我

亦著伽梨。

東林熈怡

廬山東林寺熈怡大師、姓曾氏、桂陽人也、體識深靜、風度端敏、受具戒于南嶽、修律儀于東林、臨壇持法垂五十年、初隸東林、居耶舍塔院、嘗苦背瘡、鍼石不及、中夜罪歎、忽有神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經論、切磋心要、加以律儀嚴靜、受持勤至、感通之應、固難盡書、至于山鹿歸仁、林禽效祉、大師之室、不足異也、大曆五年、躋五老峯、望彭蠡、臨瀑布、乃搆凌雲精室、爲經行之地、旁引泉竇、近躡松壑、丹崖

雲岫勢若屏嶂然趨風望景攀危躋重巢如而至者難以數計積十餘年乃止大林精廬杖屨衣巾屏居一室與故太師魯國顏公真卿丞相天水趙公憬節度使范陽盧公翬吏部侍郎弘農楊公於陵爲恭禪之侶幽鍵洞發玄言兩得貞元中謫東林戒壇院十二年丙子七月二十七日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須臾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塔于香谷原

中院希操

衡山中院希操大律師智氏子去儒爲釋者三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没年五十七既没二十七年其大弟子誠盈奉師之遺事願銘塔石柳宗元曰南尼戒法壊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嶽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丕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覩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廪公贊公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滅迹之際則隕星黑祲告其期斯爲

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炤公蘭若眞公荊州至公律公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郢霧於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

聖楷按誠盈與韓退之為方外交退之別盈上人詩云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筆下一迴首即是此生長別離觀此詩退之胸中似非諫佛骨表時伎倆也

大明慧聞

衡山大明寺慧聞律師潭州歐陽氏子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先是廣德二年始立大明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師凡主戒事二十三年衣服罷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軌執巾匜奉杖屨爲侍者數百剪毛髮披教戒爲學者數萬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皐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爲弟子師始爲

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舄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始乞柳宗元爲碑銘、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

聖楷按柳子厚大明和尙碑云、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于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于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惟大明師。又曰、晉宋尙法。故爲碑者、多法。

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塑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甄染實來泝派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甄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又按漢明帝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此中國爲尼之始受戒初本僧尼同壇至宋太祖始不許尼往僧壇乃別立尼受戒壇于本寺若尼主戒法亦始自師子國尼鐵索羅等惟主大禪師碑事則自

僄渫而外未有聞也

雲峯法證

南嶽雲峯法證大師、郭氏子、執行峻特、器宇宏大、有來受律者、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有來求道者、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無不隨機引接、師居山之北峯、凡涖事五十餘年、度學者五萬人、爲第子者三千人、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師好作有爲功德、每歲披山伐木、崇構法宇、捐衣去食、嚴閣羣經、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貞元十七年九月

十七日卒十月二十七日入塔磐石峻整植木蓊茂

凡衡山撫與爲比者、

聖楷按雲峯寺、在雲密峯下其遺址、石龕、石井欄、

尚存

唐興知儼

湘潭唐興寺知儼大師曹氏子爲潭之右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葷生九年自樂爲僧父不能奪其志乃抱經笥入岣嶁山凡進品受具聞經傳印皆當時大長老會王皋鎭湖南請爲人師自是登壇涖事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入持寶衣解瓔珞爲禮師色受之謂門徒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爲應之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極其功力應物故也元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卽寂壽八十二臘六十二塔

于寺、東、北、隅、劉禹錫銘之曰、祝融霛山禹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士、以律視儀猶孫子、登壇入師四十紀、南方學徒宗奥旨、幼無童心至齔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逾五里、陶侃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吁瑩律席之名兮、與湘流而不已、

聖楮按劉禹錫碑云、南嶽律門、以律公爲上首。律之後、雲峯證公承之。證公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爲正法焉。叅是時禪

學方盛于衡山而其徒或不能如南嶽石頭之解
脫故子厚夢得諸公多重律而輕禪亦其積漸之
故使然也中峯亦云自百丈建叢林以來廣田大
宅指頤如意其奈正因日墜謬妄日滋紀綱日繁
禮義日剗數百載前提唱之師如臨濟德山雲門
真淨氣憤憤地怒罵諸方如淫女兵奴視之蓋責
其不體道本惟務言通互相欺誑者也嗟乎佛法
自宋元至于今日衰云極矣禪不禪律不律生死
苦海業識茫茫誰可與明大事者予故於茲錄以

淨土毗尼與教外別傳分部各列俾知如法證修譬將踰海舟楫帆檣具而後指南有所用之矣

西岑蠢曰覆按禪律二家一重在見地一重在修持各有一門深入然至脚跟穩實處行解相應無不明心性之淨戒亦無毀犯儀律之宗乘也末法流弊互相攻訐持律者駁禪而病在執慕禪者破律而病在狂皆由因地不眞倚借門戶欺世惑人以致律不成律禪不成禪深爲法門之患凡大心男子欲求出世正果不可徒聽歧說妄起是非須

於各門身自體試先審願力淺深次觀根器大小隨俟因緣會遇上根猛志者即參究以勵修持業重心粗者藉毗尼以鍁滌習蓋論究竟一著律固不可輕禪而爲進道之階禪亦不可廢律其餘淨土諸門但以齋攝中下機教任投不必多費揀別矣

般舟日悟

南嶽般舟日悟大師零陵蔣氏子師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爲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爲之室宇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疑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衆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愚以爲去凡入聖必以三昧爲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淵開眞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禪

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
擇居首師乃即崇嶺作精室闢林莽剗巖巒般舍宏
大廊廡修直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願
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貞元二十年
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

聖楷按山谷南行錄勝業寺在南嶽廟東有栢子
厚般舟和尚第二碑所謂第二者因前有般舟道
場之承遠此復有般舟臺之日悟也非指一人

龍安如海

長沙龍安如海禪師周氏子師始爲釋其父強之仕至成都至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岣嶁山其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爲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爲秀爲能南北相訾反戾鬬狠其道遂隱嗚乎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惑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

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眞混萬而歸一則眞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疑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茲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眞嘗晚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卽其處而成室宇遂爲寶應寺去於湘之西人又從之貿大木礱密石以益其居又爲龍安寺元和三年二月九日沒凡年八十一僧臘五十三塔于寺之原其弟子浩初等狀師之行謁柳子厚爲撰碑銘

無姓和尚

岳州聖安寺法劒和尚、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冑、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劒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慧、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慶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

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師、爲得其歸、和尚勸求端愨、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閫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臻岳州、自就受戒者、曰道顒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嶽戒法、歲來

侍師會其終遂以其日瘗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
析宗元碑陰記無姓和尚既居是山弘農楊公炎
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爲宜居京師強以行不
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
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爲岳州盛氣
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爲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
教京兆尹弘農楊公其以其隱地爲道場泰和州
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廢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
不可還紀受之亦無言

西岑蠢按子厚之於佛法未關實切奉行即入理深談猶藏子聽百步而一時名衲碩絀多出其手豈乞文者惟尊時譽不重作家手簽嘗曰宗風寥落學士中未有如宋之楊李張黃輩爲禪流所欽附者雖昌黎之達始亦指壘者之道以誣佛而嘗量失空獨子厚云佛法陰翊王化切當之言惟其深信不疑故願以文章作護法而誘迪諸人可謂衆醉中之獨醒矣噫才如子厚亦復津津向往若此後之黔淺不及子厚者可妄議哉

龍興法顯

蘄州龍興寺法顯禪師弋陽宣氏子初母在孕不喜葷辛及誕之後每以沙土戲爲佛塔志學之歲遠方訪道年十九始就剃落住稱田寺其後更隸龍興寺一日棒盂上堂逢一神僧顏赤如醉語師曰汝可名法顯因忽不見年滿受具遂以此名年二十五次因寺事差往鄱陽所憩之家皆同舊識或云宿昔夢師之來儼服宛如所見設供養者闔門盡里爾時鄱陽大旱師爲授戒二千餘人事畢天晶甦雲其夜雨霪

盈尺隨緣利物殊類齊感如此不可具述永淳歲有三婆羅門寄金銀珠寶於師復買牀簀而歸西域其後有賊刦房惟此諸寶獨在出入三載王乃東來各以還之封緘如故母氏遺師預修巳墓寺前南嶺地爲吉祥掘背巨石不可開動巳經數日師意彌專忽有一人來詣掘所作禮既畢出一編書與師遂云爲師穿墓觀其用狀殆非人功信宿掘成不知所在開其智書乃菩提達磨之論也及築墳傅土每夕有猛獸蹋跡如杵經一十八年母始卒師廬於墳所三載

形體矅齊僅能識者每有人潛獻牛乳其味凝厚衆疑有異後加驗問莫知所從嘗置椀佛前乃成舍利句日之後椀中有聲沃而滌之金光浮出連珠成貫色有似榴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他州造塔者皆來請之分與而去夫其異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現者矣師以開元八年六月初於本寺精舍結跏趺坐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而入無餘春秋七十有八一定已來全軀不壞髮長膚軟紅爪丹唇經二十年竟不敢還閉近日薄加香漆四衆供養如生

聖楷按李適之撰師碑、不著師授法何人、與入道機緣、但云、即雙峯、忍禪師門人也、則是師與盧能、神秀、爲同參、何以不傳心印○屢示異跡○雖師之慈善根力有以感之○然、而佛、祖、未免、阿、置在不入傳燈宜哉

西岑爨曰覆按傳燈一集、乃佛祖心印、遞代相傳唯、親、承、付、囑、者、始、稱、嫡、派、其或見地已到、而未經宗匠印許、不得入傳、即後人推揚道德、而叙爲某代法嗣、亦屬旁出、不爲正宗、猶世間、之、絕、學、高、才、

未發榜錄祇號選士也靈山會上百萬唯迦葉傳衣少室九年待緣獨神光付法諸祖爲法求人只有一箇半箇珍重匪輕所以龍天推送神力護持非同小可蓋此微妙法門不在語言上不在文字上并不在行事上必其候到功深徹骨見髓當機覿面輥芥投鍼一時師資千古齊印豈若吾儒之孔孟程朱但憑學問語言先後撥合已識愚初未明此事每閱古德機緣輒心訝之既得入頭始悟孔顏相視而咲莫逆于心正是這箇會思而下尚

末學見現其他乎但大乘正法祇在本分承當着些子伎倆不得任他百千三昧無量神通積劫勤修河沙妙德到此實際理地都如烈焰銷冰故雖以應真顯蹟之聖種種奇特而與大道無關者不登祖位我世尊在日當知末季重神通不重正法深囑護持要令斷絕亘古窮今賴此懸絲續佛慧命禪宗之所以最尊最貴而不可以思惟測度也歟

衡嶽楚雲

衡嶽楚雲上人生唐末有至行嘗刺血寫妙法蓮花經一部長七寸廣四寸而厚半之作旃檀匣藏於福嚴三生藏又刻八字於其上曰若開此經誓同慈氏皇祐間有貴人遊山見之疑其妄使人以鉗發之有血如綫出焉須臾風雷震山谷煙雲入屋相捉不相見彌日不止貴人大驚投誠懺悔嗟乎願力所持乃爾與也政和四年春覺範禪師還自海外過衡嶽往頂戴之細看血綫依然貫休有詩贈之曰剔皮刺血

誠何苦爲寫霧山九曾文十指瀝乾終七軸後來求
法更無君

溫庭筠贈楚雲上人詩曰松根滿苔石盡日閉禪
關有伴年年月無家處處山煙波五湖遠瓶屨一
身閑嶽寺蕙蘭晚幾時幽鳥還

## 湖南二居士

居士槐庭蔡公諱承植、長沙之攸邑人也、貢性孤迥、澹于聲利、弱冠登鄉薦、年二十四成進士、遂發願長齋、秉戒篤修、行頭陀行、嘗念三千佛名、不能成誦、乃日記一名、閱三載而卒業、信口無脫誤、其專勤類若此。作書最拙、不欲求工、對人寡言笑、衣冠懸置座隅、鼠餓塵封。逢人便著食、必取其粗糲、嘉賓至止、爐中煑一韮菜、以手掇菜葉共啖之、每夜危坐匡床、遠離女事者三十年、歷任嘉興太守、大作佛事、琵有楞嚴

古剎勢家侵削公力為修建莊嚴有加今作刻印藏經之場流通佛法寔公之功官晉太常卿乞休林下知交欲薦公出為巡撫公掩劄笑曰若見一巡撫太尊貴生我法超出三界金輪王尚不屑意況區區耶或勸公當教兒公曰生死事大吾自救不暇遑恤我後諸子有美厥輪奐者公不能禁以翳障而過之晚年專修淨土晝夜持名結庵為念佛會與諸菜傭唱導平等接人邑士某病入冥府見樓閣翼然上供牌位云此念佛往生蔡公也公有偈謝客云安養思歸

客、湘江一腐儒、不○愁○明○日○事○但○覓○往○生○符○斗、室、隨、緣、任○稀、奨、信、口、餬○腑、中、絕、愛、憎○一、任、馬、牛、呼○休把閒言語○頻頻告老夫○年○來○性○暴○惡○開○口○便○糊○塗○業重期心懺○人親以告病踈○張、三、與、李、四○好、醜、不、關、吾○苦海百般俱是夢○戲場何事苦關心○三○十○年○前○如○此○說○隔○靴○搔○癢○到○如○今○浮、生、易、度、迎、風、燭○業、習、難、除、黏、石、鍼○不、把、蓮、萊、栽、淨、域○三、塗、難、保、不、相、侵○將逝之年、自號○不○久○人○及病輦、呼人舁至庵、請、僧、祝、髮、易、形、髓、而、易、贄、果、見、銀、臺、接、引、口、稱、觀、世、音、不、輟、刻有因果書、及淨土

詩勸世攸邑化之迄今多善信云

衡陽金簡曾公諱鳳儀癸之同榜進士也官儀部郎中以拜禮自足不知者嫌其傲體因被物議遂欣然挂冠歸請受具戒殫精教典參透祖機著有楞嚴楞伽金剛諸經宗通皆引公案法語貫穿經意水乳和合義學益鮮窺焉捐貲利衆建造湖東叢林集賢書院各設僧田千百畝結般若緣行檀度事舍身護法益眞乘願力而來者也衡稱老麗而後再見此公

西岑蔡楨蔡公以淨躲律其行過人曾公以敎合

下缺

楚寶出世間品二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西岑仁巖黄粲吉恭訂

祖燈

四祖道信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下、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紹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近六十年隋大業十

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祖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姓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然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

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
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頭
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
默然、忽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
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
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
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
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珍繒、以遂其
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

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
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
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諡
大醫禪師慈雲之塔、

聖楷按祖年十四時、禮三祖僧璨大師曰、願和尚
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大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
曰、何、更、求、解、脫、乎。祖。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師屢
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

四祖旁出法嗣第一世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

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望氣、躬自尋訪、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栖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

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安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個在祖曰這個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安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個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

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

起眞心任偏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
任法身無變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
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任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
紹汝玄化祖付法訖遂返雙峯

## 五祖弘忍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于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廻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擧

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為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為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

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于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

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
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
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
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
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
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
見性衆聞祖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
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於碓以杖三擊之盧卽
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

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啟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

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遁、大衆莫知。五祖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後問衣法誰得耶、祖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潛知彼得、即共奔逐。五祖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于黃梅之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聖楷按張商英東禪寺記云、五祖演化于黃梅之

東禪院益其便于將母也龍朔元年以衣法付六祖即散衆入東山。山在縣東北三十里。東禪寺在縣西一里。旁有佛母塔，即周氏之墓。寺內有傳衣閣、變杖楓、有墜腰石，鏞龍朔元年盧居士志。

# 玉泉神秀

五祖旁出法嗣

荊州玉泉大通神秀者、開封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以坐禪為務、乃歎伏曰、此眞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之、深加器重、祖既示滅、秀遂住江陵當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即位、尤禮重之、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禮。師有偈示衆曰、一切佛

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禿神龍二年于東都天宮寺入滅謚大通禪師

聖楷按玉泉在當陽縣西三十里溪山勝絕初爲智者道場唐儀鳳中秀後居此詔置度門寺傳燈錄載秀葬龍門其實瘞于龍門葬于當陽張燕公說所撰碑文可考今塔址僅存瓦礫

元碣宿度門寺詩其警句云

門臨溪一帶樓映竹千里

諸巖分院宇雙嶺抱垣墉猶可想度門之勝

## 慧安

五祖旁出法嗣

嵩嶽慧安國師、荊州枝江人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師曰、本無名、遂遁于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衆、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太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於是徧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輳、有坦然懷讓二僧

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于言下知歸讓乃即謁曹溪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耶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神龍三年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

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門人遵旨舁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紫留于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 五臺巨方 神秀法嗣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應機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于五臺山闡化、二十餘年、示寂、塔于本山、

聖、楷按、舊唐書云、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而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弟子普寂、始于

都城傳誦二十年人皆仰之然則巨方者亦艮所
之一麟而北宗之翹楚矣可易得哉

## 神會

六祖旁出法嗣第一世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為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

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師肆往西京受戒唐景龍年中却歸曹溪祖滅後二十年間曹溪頓旨沈廢于荊吳嵩嶽漸門盛行于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乃著顯宗記盛行于世上元元年奄然而化塔于龍門

法眼云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為宗即荷澤也

## 懷讓　　六祖正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于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占見、奏聞高宗皇帝、帝乃問是何祥瑞、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勅金州大守韓偕親往存慰其家、家有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恩讓、父乃安名懷讓、年十歲、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見而奇之、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

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毘尼藏一日自歎曰夫
出家者為無為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
知師志氣高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啟發之乃直
指詣曹溪禮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
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
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
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污染即不得祖
曰祇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

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始往衡嶽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山。嘗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日。圖作佛。師乃取一甎。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日。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日。磨甎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甎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日。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

執、坐、相。非、違、其、理。一開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合、諸、種。週、澤、悉、皆、萌。三、昧、舉、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象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與、入室弟子、忽有六人、師咨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葬其一、一、入、得、吾、髓。善、威、儀。

[illegible]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藏)一人得吾耳善聽理(懷暉)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所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秖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燭師曰雖然不鑑燭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

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
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
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
日圓寂于衡嶽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聖楷按馬祖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也生而容
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密受
讓禪師心印之後住江西闡化四方學者雲集座
下示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
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

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

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僧問和
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祖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
時如何祖曰非心非佛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
翫月次祖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
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
普願獨超物外祖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
一方宗主轉化無窮說者謂讓之一猶思之遷也
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西
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往憧憧不見二大士為無

知矣。

洪覺範題讓和尚傳曰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道之標幟也標幟審則心契故學者每以語言爲學道淺深之候余覩南嶽讓禪師初見六祖祖曰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曰還假修證也無對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可祖歎曰即此不染汚是諸佛之護念大哉言乎如走盤之珠不留影迹也然讓公猶侍六祖十有五年。乃去菴於三生石之上。時

天下向以律居未成叢席有僧忿其名爲總衆事
二十年爲縣官勘其出納先是寺未嘗籍其資僧
方囚自念久已忿之仰視讓公求助于是一夕通
悟盡能追憶二十年間物件不遺毫髮乃得釋故
以讓公爲觀音大士之應身而讓居卷中未嘗知
之予遊福嚴與僧讀其事僧疑以問予此何理哉
予曰涅槃經云外道妬世尊入其國驅五百醉象
來奔世尊垂手示之而象見五指輪中皆出師子
于是怖伏遺糞而去世尊曰爾時我指實無師子

而是護財任家自然見之皆我慈善根力故夫世尊慈善根力要不可以有思議心測之而可以嬰隱藏事證如月在天光徧谿谷初不擇谿谷之清濁而水之澄澈必有月影水之澄澈則月現影而善惡之必有所感乃不見慈善根力哉則讓公坐令其僧獲聰明之辨要不足怪也

聖楷按唐張正甫觀音大師碑銘云師自曾谿授法乃陟武當窮棲十霜朅來衡嶽終焉是託惟般若聖槩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因以爲號據此則讓之稱觀音

夫師文以其道場得名

石頭希遷

青原法嗣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懷師。輙不葷茹。師幼而狎弄。既冠然諾自許。鄉民多殺牛祀鬼神。師數毀祠奪牛。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祖示寂。稟遺命往謁青原。青原問。汝什麼處來。師曰。曹溪。原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個麼。師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原曰。子莫曾到西天否。師曰。若到即有也。原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原曰。不辭向汝道。恐已

後學人承當。師乃問云和尚出嶺多少時原曰我却不知汝蚤晚離曹溪師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原曰我亦知汝去處也。師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原後合師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迴。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師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師曰寧可永劫沉淪。不慕諸聖解脫。嶽便休師迴。原問子去未久書還達否師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原曰作麼生師舉前話了却曰發足時。蒙和尚許斧子。便請取。原

垂一足師禮拜於唐天寶初至衡嶽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菴其上時號石頭和尚焉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者其惟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炤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忽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

派暗流注。執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迴互不迴互。迴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

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上堂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偶一日見負米登山師問知爲送供者懸之明日即移庵下于梁端廣聞玄化貞元六年順寂塔于東嶺德宗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聖楷曰按青原思禪師傳六祖將示滅沙彌希遷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誡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叅禮乃得悟可見古人授法因緣各有所在因緣不值即佛亦不能度況師弟乎哉如丹霞之于馬祖臨濟之于黃檗惠明之于黃梅皆然也

## 法常

馬祖法嗣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于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眞舊隱。縛茆燕處。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師答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

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大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秖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龐居士聞之欲驗師實特云相訪纔相見士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

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有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士無語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一踈夾山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閒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

永明壽禪師讚曰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眞化不移何妨出沒

如會　　馬祖法嗣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既衆僧堂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嘗患門徒以卽心卽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卽心心如畫師而云卽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

之公見鳥雀于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公曰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爲甚麼不向鷂子頭上放長慶癸卯歲靈寂諡傳明大師

聖楷按長沙古有東寺西寺兩大剎今皆失其故址志亦不載孫放西寺銘曰長沙西寺層構傾頹謀欲建立其日有帝子持紙花插地故寺東西相去十餘丈於是建剎正當花處此亦可想其靈異也東寺僅見此

馬祖法嗣

曇藏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受、心、印、于、大、寂、後謁石頭、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師養一犬、嘗夜經行時、其、犬、銜、師、衣、師、即、歸、方、丈、又嘗于門側伏守、忽一夜、頻吠不已、詰旦東廚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焰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羣蛇、至、犬亦銜

我師諸益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終無所吝㳂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聖稽曰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每誦此語。如甘露之灌頂也。何寃親世。不可與遊。

## 善覺

馬祖法嗣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嘗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山無對。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

嘗念觀世音

聖楷披𦶜林山、在長沙善化縣、南、六、十、里上有𦶜林寺、今基址猶存、

龍山　南嶽下二世

潭州龍山和尚者洞山與密師伯經繇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

闢入海在至於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青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因玆燒庵入深山不見後人號爲隱山和尚

聖楷按龍山俗名龍王山在湘源縣西南百十里頂有龍湫後人因茅庵和尚隱此故名隱山

## 龎藴　馬祖法嗣

襄州居士龎藴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眞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幷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

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汝、向、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圝、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辨、迅、捷、諸、方、嚮、之、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瘂○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

王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王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嚮王曰秖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眞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幷信受摠是假名陳王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酬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眞智

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
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
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
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
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士乃笑。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
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將入滅。
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曰。日已中矣。而
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

曰我女機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頔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卽毘耶淨明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于世

聖：楷曰居士本襄陽人因父任衡州遂家焉今城南能仁寺卽其故居妻龐婆亦解禪居士一日菴中獨坐驀地云難難十石油蔴樹上攤龐婆接聲云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霽昭云也不難也不易

儂來喫飯困來睡又罷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回向婆插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 長沙景岑

南泉法嗣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初住鹿苑。為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嘗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

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師遊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蓉師遣僧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秖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笠尚書

某謂師師召尙書某應諾師曰不是尙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卽今抵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尙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抵對時莫是第子主人否師曰非但抵對與不抵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得曰學道之人不識眞秖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師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秖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胷與一踏山曰囫直下似箇大蟲自此諸方稱爲岑大蟲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墻壁瓦

礫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言是曰如何是普賢師曰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眞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偈礙處非墻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師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

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慚愧好兒孫泉荅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洪覺範長沙岑大蟲眞贊余游長沙至鹿苑見岑禪師書像想見其爲人昔如來世尊語阿難曰汝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眞爲妙覺明體龍樹菩薩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以佛祖之辯談法之妙其清淨顯露如掌中見物無

可疑者而未世戾生卒不明了者益其迷妄之極
非其所聞之習故也禪師惘之故以所習之境譬
之曰若心是生則夢幻空花亦應是生若身是生
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亦應是生大哉言乎與昔
楞嚴中觀論相終始也禪師大寂之孫南泉之子
趙州之兄開法于長沙之鹿苑當時衲子偶強如
仰山者猶下之而呼為岑大蟲為之贊曰長沙大
蟲聲威甚重獨眠空林百獸震恐寂子兒戲見不
知畏引手捋鬚幾缺其耳大空小空是虎是你如

備與覺可撩其尾嗟令觸予眼如裴晏但見其虎
安識虎眞我拜公像非存非沒百尺竿頭行麼勃
勃

聖楷曰楊升菴集云有僧問蚯蚓截爲兩段首尾皆動佛性在首在尾古未有答也伯淸擧似余余曰薪盡火傳灰燼猶熱桴停鼓歇音響猶轟按此義在岑師錄中皓月供奉問蚯蚓截爲兩段兩段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段岑云動與不動是何境界月云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秖如和尚言動與

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答云大德豈不見首楞嚴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幷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眞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他日僧又舉此爲問答云汝想作麼僧云其如動何答云汝豈不知火風未散今據升菴所解羅有情合總是心機意識拈弄得來且升菴號博雅而傳燈錄亦未經目彼坐食粢[illegible]消費白日者又何知